十駕齋養新錄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

嘉定錢大昕

詩句中有韻

詩三百篇往往句中有韻不必在句尾也周南于嗟麟兮句似無韻實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字爲韻也召南于嗟乎騶虞乎與虞韻秦風于嗟乎不承權輿乎與輿韻鄘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亦韻也邶風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盈與鳴韻瀰與鷕亦韻也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也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句似無韻而王與商文與殷皆韻咨咨亦韻韻不必在

句尾也魏風父曰嗟予子行役母曰嗟予季行役兄曰嗟予弟行役予與已止韻季與寐棄韻弟與偕死韻此韻不在句尾之論也

雙聲亦韻

雙聲亦可為韻小雅決拾旣佽弓矢旣調射夫旣同助我舉柴佽柴同韻調同雙聲亦韻也

自有文字即有聲韻虞廷賡歌股肱叢脞即雙聲之權輿皮襲美雜體詩序以蝃蝀在東鴛鴦在梁為雙聲始與何所見之不廣也

古人聲韻之密

史記淳于髠傳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門何不獨車與家韻也甌窶與篝韻汙邪與車韻穀與熟韻蕃與滿韻穰穰重文亦韻五與車家亦韻蓋無一字虛設矣左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與丕旦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韻也

雙聲

六朝人重雙聲雖婦人女子皆能辨之自明以來士大夫談詩各立門戶聚訟紛興而於雙聲之顯然者日習焉而不知蓋八股取士所得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子衣鉢相承轉以讀古書為務外能辨平側者少矣況能究喉舌唇齒之清

濁乎

南史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文帝好與元保父戎之奕嘗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耶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棊

王融詩園蘅眩紅蘤湖荇燁黃花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雙聲之體始于此

北史魏收傳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汲古閣本作遇魏收衰下又有曰愚魏三字魏荅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著孔嘲玎孔當作札

洛陽伽藍記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嘗經郭文遠宅問曰是誰宅第婢春風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儜奴慢駡

皮日休雙聲溪上思云疎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艸彩欲夷猶雲容空淡蕩唐詩紀事

温庭筠有李先生別墅望僧舍寶剎作雙聲詩栖息消心象簷楹溢豔陽簾櫳闌露落鄰里柳林涼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潭庭同淡蕩髣髴復芬芳

東坡戲作切語竹詩隱約安幽奧蕭騷雪鼓西交加工結構茂密渺冥迷引葉油雲遠攢叢聚族齊奔鞭迸壁背脫籜吐

天梯壓篠散孫息高竿棋桷柝漏闌零露落庭度獨蜩啼掃
洗修纖徇窺看詰曲溪玲瓏綠醽醴邂逅嚞閒擕

又戲和正甫一字韻詩故居劍閣倚錦官柑果薑蕨交荆菅
奇孤甘挂汲古綆僥覬敢揭餉余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
斡蟲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固狡猗加閒闢

又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江干高居堅闕肩犍耕躬稼角挂
經籥竿槳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磧景各箕踞擊
劍賡歌幾舉皝荆笄供腯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

又江行見月四言詩吟哦傲岸仰瞻巖月過巘迎崖銀刓玉
乾黿魚驗鴨雁驚嵲帆臥坑我語犛牙岌藥

姚合洞庭葡萄架詩葡萄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摇嵌斷銅高掛玲瓏影落寒陰煙壓幽屋濛將夢冥出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第四句影字非雙聲恐誤

沈約韻不同于今韻

唐人韻以庚耕清同用青獨用相沿至今千有餘年矣然青之與清實無分別世謂今韻權輿于周沈而休文郊居賦以星平形經成坰縈青為一韻則休文初未析清青為二也

七言在五言之前

楚詞招魂大招多四言去些只助語合兩句讀之即成七言荀子成相荊軻送別其七言之始乎至漢而大風瓠子見于

帝製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聞其載於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謠出于成帝之世耳劉彥和謂西京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又謂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則彥和亦未敢質言也鍾嶸詩品云古詩其體源出于國風去者日已疎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王所製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未審即在鍾氏四十五篇之數否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觀漢書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初非五言則郊河梁唱和出于後人依託不待盈觴之語觸犯漢諱始決其作偽也枚叔又在蘇李之前班史不言有五言詩其為臆說毋庸置辨矣虞姬歌不見于史漢諒亦出於依

託白頭吟見沈休文宋書但云古辭不言何人作唯西京雜記有卓文君作白頭吟以絕之語亦不載其詞且雜記出吳均之手豈足信乎

古詩律詩之别

唐人詩自開元天寶以前未有古律之分大歴貞元詩句漸趨穩順白樂天自言漸得詩各以類分有諷諭詩有閒適詩有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是絕句亦律詩之一體未嘗別而異之也元微之詩亦以類相從分為十體曰古諷曰樂諷曰古體曰新題樂府曰悼亡曰豔詩曰古豔其聲勢沿順屬對穩切

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古律之別其在元和之世乎李漢編次昌黎集亦分古詩聯句律詩爲三體韓與元白同時

陶靖節詩

陶淵明贈羊長史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羊名松齡不見晉宋二史其詩云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當在義熙十四年滅姚泓後羊爲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唯史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刺史而此云左軍小異攷宋書齡石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矣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齡石之領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

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

聯句

七言聯句人各一韻韻必七字漢武栢梁濫觴于始厥後謝太傅之詠雪殷仲堪之危語了語流播人口五言聯句陶靖節始有之人各兩韻所與聯者愔之循之其姓與爵里不可攷謝元暉阻雪一篇與江秀才革王丞融王蘭陵僧孺謝洗馬昊謝中郎緩沈右率約聯句又有聯句六篇蓋在宣城作故署府君而不名其與聯者何從事吳郎陳郎曹丞齊琛郎惟紀功曹晏稱名唐中宗降誕日內殿宴羣臣聯句帝首作潤色鴻業寄賢才句宰相李嶠以下至上官婕妤凡十四人

繼之用柏梁故事酺後御大明殿觀吐蕃騎馬戲重爲柏梁體聯句則韋后長寧安樂太平公主皆預焉

詩集附它人作

謝宣城集附王融沈約虞炎柳惲詩皆同詠一題杜工部集附李邕賈至嚴武高適郭受韋迢諸人皆酬贈之作唯元次山舂陵行賊退示官吏兩篇非其詩因重其人故特錄之此又一例也

杜少陵詩用韻

杜子美石壕吏詩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顧寧人謂下二句無韻非也寒桓與魂痕古韻本

相通

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按廣韻一東部無農字乃張仲素稼如雲賦官限農字賦中押同功發字全入東韻正與杜雨晴詩同蓋唐時東冬兩部皆有農字後來刪去其一耳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此用古樂府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體也湯盤銘三句皆用日新古人已開其先後人訛爲異事矣

少陵生卒年月

元微之誌子美墓云享年五十九而不言卒于何年舊唐書云永泰二年卒永泰二年即大歷之元年是歲丙午則當生于景龍二年戊申矣按子美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序云大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大歷庚戌春尚无恙謂卒于永泰二年者誤也唐詩紀事謂先天元年癸丑生大歷五年辛亥卒似矣而干支却差一歲蓋先天改元實壬子大歷五年實庚戌也吳曾漫錄引鮑彪杜詩譜云大歷四年己酉年五十八干支雖合却非卒年

飲中八仙

范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

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按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唐書李白傳載酒八仙人姓名與杜詩同

亞相

少陵哭韋大夫之晉詩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漢以御史大夫爲亞相之晉官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故以亞相曰之傳經雖韋氏故事然賢與元成兩世丞相非終于御史大夫也

頻煩

頻煩漢人語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是也晉書紀瞻傳頻煩饗籥庾亮傳沐浴芳風頻煩省闥周書太祖紀

頻煩請謁至于再三劉知幾史通書志篇頻煩互出雜說篇詔策頻煩皆取頻仍之義亦作頻緐晉書王濬傳蒙國厚恩頻緐寵擢緐煩同音亦同義也杜詩三顧頻煩天下計正用蜀志漢書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鄭重猶頻煩也古人以鄭重爲重疊之義鄭重頻煩皆雙聲

友于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或疑友于歇後語不可以偶肺腑予謂唐人精于聲律肺腑友于雖虛實不同而皆爲雙聲故可屬對猶王子安滕王閣詩序以邱墟對已矣也予聞之大父云

分減

杜子美秋野詩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粱侍御曰舊謂分減二字見華嚴經王阮亭汪鈍庵兩公極稱之以爲注家所未及吾友惠徵士松厓云東觀漢記孔奮篤骨肉弟奇在洛陽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見御覽四百十七卷）此分減二字所本華嚴唐人所譯未可以注杜詩也（大昕按陳書姚察傳常以已分減推諸弟妹分當讀去聲）

少陵用薛據詩

唐詩紀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薛據詩也子美懷據詩乃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韋左司

韋應物詩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裴度記毛仙翁事亦云先儒以爲繫風捕影施肩吾詩落盡萬株紅無人解繫風又攷牟融理惑論云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漢人已有斯語

乾愁乾忙

南史范蔚宗傳有乾笑字韓退之詩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寧相親王介甫詩賴付乾愁酒一樽謂空愁而無益也偶桓詩白首乾忙度歲時又云乾忙雖是紅塵冷須聽幽禽快活吟亦謂空忙而無用也

旬

古人以十日爲旬故旬字从日漢魏六朝人文字從無稱十年爲旬者唯白樂天偶吟自慰兼呈夢得詩有且喜同年滿七旬之句自注予與夢得甲子同辰俱得七十則其誤始于唐中葉也夢得會昌二年卒樂天會昌六年卒

十字

白樂天詩十字津頭一字行十字即古人所云午貫也晉書何曾傳蒸餅非裂成十字者不食北史李庶傳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水經注濟水渠水篇並有十字溝顏魯公家廟碑陰額云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劉禹錫詩十字

清波遷宅墻

衛中立字退之

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後人因以爲昌黎晚年惑金石藥之證頃閲洪慶善韓子年譜有方崧卿辯證一條云衛府君墓誌今本作衛之元其實中立也衛晏三子長之元字造微次中立字退之次中行字大受誌首云兄弟三人後只云與弟中行別則其爲中立誌無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樂天詩謂退之服硫黃者乃中立也近世李季可謂公長慶三年作李千墓誌力詆六七公皆以藥敗明年則公卒豈咫尺之間身試其禍哉

苜蓿盤

薛令之爲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令之題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箸易寬無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今人用苜蓿盤以爲州縣教職故事非也

杜韋娘詩

劉夢得與杜鴻漸不同時世傳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詩爲楊州大司馬杜公鴻漸開宴作者傳聞之妄也

李正封

今人以李正封詠牡丹詩爲唐明皇時攷唐詩紀事云唐明

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大和者文宗年號文宗時亦有楊妃非天寶之楊太眞也後人因明皇有沈香亭賞牡丹事誤改爲明皇而不知年號之不合又正封與韓文公郾城夜會聯句在元和十二年與明皇時代隔遠其爲文宗非明皇審矣計氏紀事編次目錄列于元和長慶諸家之後本無舛誤校刊者以意妄改耳

借韻

五七言近體第一句借用旁韻謂之借韻唐詩犬吠水聲中

桃花帶雨濃鋪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始啟其端至皮陸松陵集則舉之不勝舉矣宋人借韻尤多近代名家以此為戒此後生之勝于前賢者

唐人辨聲韻

唐人喜辨聲韻雖尋常言語亦不苟胡曾戲妻族語不正詩呼十却為石喚針將作真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陰如因也

金昌緒

金昌緒春怨詩打却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昌緒餘杭人一作蓋嘉運伊州歌者非也然此詩為嘉運所進編入樂府後乃誤為嘉運作耳唐詩紀事

胡釘鉸

胡令能莆田隱者少爲負局鍛釘之業以所居列子之里家貧遇茶果必祭列子以求聰明或夢人剖其腹以一卷書內之遂能吟詠世謂胡釘鉸者貞元元和間人唐詩紀事

李義山

唐詩紀事李商隱卒于工部侍郎按新舊史商隱未嘗爲此官不知紀事何据

晩唐詩

唐末詩人多以綺麗纖巧爲工所謂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而昧者轉以爲唐人正聲謬矣若司空圖之解吟僧亦俗愛

舞鶴終卑曹松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語夷中之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曹鄴之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趙牧之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語近情深有三百篇之遺意

許敏夫云唐詩自咸通而下不足觀矣氣喪而語偷聲煩而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大抵王化習俗上下俱喪而心聲隨之不獨士子之罪也其來有源矣

父母官

王禹偁謫居感事詩萬家呼父母百里撫惸嫠自注民間呼令爲父母官又贈淺儀朱博士詩西垣久望神仙侶北部休

誨父母官父母官之稱自朱初已有之矣雖然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而却有不愛百姓之官甚至假其勢以恣其殘暴尚有人心者能毋顧名而慚且悔乎唐呂温守衡州送毛令絕句云布帛精麤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别無它祝雖是蒲鞭也莫施此仁人之言當官者宜日三省也

王介甫詩

王介甫仁宗皇帝挽詞歷代人間世世收神天上遊歷代郎厭世莊子天地篇千歲厭世去而上仙是也一句之中世代重出謂介甫精于小學吾不信也

介甫詩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棊明朝投局日未

既從此亦復不必吟詩李雁湖注本凡再見一在第四卷古詩類一在第四十八卷絕句類臨川集止於第三卷一見

蘇東坡詩

東坡戲作賈梁道詩嵇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予弱冠讀晉書宣帝紀即疑此詩之誤蓋王淩爲司馬懿所殺非司馬師也懿字仲達師字子元東坡誤記此爲司馬師事耳後廿餘年讀查初白補注蘇詩已先我言之矣生平攻擊往往有闇合前人者皆已削稿恐貽雷同之誚今老矣偶記此事私喜小時妄下雌黃亦有一得故特存之

薛士龍有左角鑽攻觸南柯檀伐槐之句王伯厚以爲的對然左角南柯始于東坡

馬上續殘夢唐人劉駕句也東坡亦用之彼非有蹈襲者蓋闇合耳

蔡確車蓋亭詩

蔡確固是憸人但以題車蓋亭詩文致其罪與李定之陷東坡何異此事起于吳處厚處厚亦終不得志此等人天所不祐也以文字罪人始于元豐宣仁臨朝悉改熙豐弊政而於蔡確事不免過當其後卒啟同文之獄蓋去姦亦須顧大體不可快心一時范忠宣以諫此事罷相其識高于人遠矣

江西派

呂本中江西詩派圖意在尊黃涪翁并列陳後山於諸人中後山與黃同在蘇門詩格亦與涪翁不相似乃抑之入江西派誕甚矣元遺山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又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遺山固薄黃體而不爲亦由此輩尊之過當故有此論

鼂无咎詩

鼂无咎酬李唐臣贈山水短軸詩大山宮小山霍欲識山高觀石脚大波爲瀾小波爲淪欲知水深觀水津按爾雅本以大山宮小山五字爲句霍一字爲句无咎誤仞爲三字句

第一山詩

盱眙縣玻瓈泉有米元章書第一山三大字傍題絕句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汴翠屛間莫論衡霍撞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初刻也厥後好事者鈎摹三大字刻之它所世遂不知此山之在盱眙矣

詩詞蹈襲

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唐人袁郊詩也元詩載文宗皇帝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偶吟亦有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個星猶在天之句此好事者偷竊古人句假託爲之

樂天長相思詞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鬅鬙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歐陽公集亦載此詞吳融有詩云楚王臺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還似夢坐來雖近遠于天隴禽有恨猶能說江月無情也解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兩翩翩歐陽集亦有之題為瑞鷓鴣詞歐公非竊人句為己作者偶寫古人句編次公集者誤以為公作而收入之

黨懷英詩雲山聊欲追鶯叟風味何妨借玉川劉迎集中亦有此兩句元遺山中州集並選之

一集中重複句

名登郤詵第身著老萊衣岑參送薛彥偉擢第東歸詩也又見送蒲秀才擢第歸蜀詩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迴碧樹秋許渾京口閒居寄兩都親友詩也又見秋日寄故人詩看盡好花春臥穩醉殘紅日夜吟多譚用之幽居詩也又見山中春晚寄賈員外詩春愁寂寞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高啟詠梅詩也又見和西園公詩春後春前曾獨采江南江北每相思高啟和西園公咏梅詩也又見和衍師詩細雨春歸雁深山日暮鐘朱彝尊登觀山詩也又見青浦道中詩前賢得意之句不嫌重用

楊陸兩公年譜

楊廷秀陸務觀詩爲宋南渡名家名位相若而皆壽考放翁以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此見于宋史本傳者也而直齋書錄解題云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庚午則嘉定三年也與本傳殊不合攷劍南詩集有絕句云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則庚午春放翁尚無恙當以直齋爲正矣

誠齋以開禧二年卒年八十三亦見宋史本傳據開禧二年歲在丙寅則當以宣和六年甲辰生矣而周益公題三老圖詩自注乘成兒生于乙巳予丙午誠齋丁未（見孫奕示兒編）與傳不合當更攷之

放翁論詩

陸務觀云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義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何君墓表

百家姓

陸放翁詩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却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今鄉村小兒所習百家姓一書蓋猶宋人所習以趙爲首尊國姓也

楊誠齋詩

輞子始于宋時而詩家罕用此字楊誠齋獨喜用之如行到

深郁麦更深放低小轎過桑陰詩卷且留燈下看轎中只好看春光總將枝上雨灑入轎門衣曉過新橋徹轎牕要看春水弄春光行到笪橋中半處鍾山飛入轎牕籬畔轎行春底見春遮攔春色不教親急呼青繖小涼轎又被春光著莫人

藞苴

楊誠齋野薔薇詩紅殘緑暗已多時路上山花也則稀藞苴餘春還子細燕脂濃抹野薔薇按廣韻引玉篇云藞苴泥不熟皃藞盧下切湯若士還魂記有春色藞苴何益用誠齋詩

宋正甫

王伯厚記宋正甫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眞正

甫爵里未詳按虞伯生鶴山書院記序其大父講學諸人有唐安宋正仲德之來爵即正甫否當攷

迎富

今人但知送窮不知迎富亦有故事魏華父有二月二日遂寧北郭迎富故事詩云才過結栅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誰爲貧驅竟難逐素爲富逼豈容辭貧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吾亦爲里俗相傳今已久謾隨人意看兒嬉此蜀中舊俗不知今尚行之否

後村詩

詩家詠古但取對偶精工不計事迹之然否如後邨詩未必

朱三能跋扈祇因鄭五欠經綸負耳食之論也朱温之跋扈久矣昭宗始立頗有削平方鎮之志乃謀用張濬爲相欲倚汴以圖并及濬出師挫衂温竟未遣一卒唐之亡濬之罪也鄭綮之相在乾寧元年其時國事已不可爲尋即辭疾去官綮於出處無玷矣欲後作相時事可知乃綮自謙之詞平情論之則昭宗一朝相臣無出其右者後邨道聽塗說豈真有論世之識哉

論詩絕句

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也王貽上仿其體一時爭效之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畫厲太

鴻之論詞論即選相和述而七絕中又別啟一戶牖矣

律詩失粘

王阮亭斑管題詩哭祭酒紅顏頋曲袁荆州人多笑其失粘然亦有所本楊誠齋送何一之右司出守平江詩人物只今何水部風流不減韋蘇州一篇八句獨此句拗阮亭蓋用其體前輩一時失檢即為後人文過把柄如陸放翁字務觀觀本讀去聲而當時即有押入平聲為放翁所譏者朱錫鬯詩石湖居士范成大鑑曲詩人陸務觀正用此事所謂明知故犯欲自矜其奧博也

水田衣

釋子以袈裟為水田衣今杭州神尼塔下有唐杭州刺史盧元輔磨厓刻七言詩首句云水田十里學袈裟阮亭水田一帶學僧衣之句蓋本於此

上下洄

水經注蔡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淥楊儀居上洄楊顒居下洄朱錫鬯詩歷滿西南戶堂臨上下洄蓋用此事近人注聯書亭詩者引爾雅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實之失其旨矣

鼮鼪

廣韻鼮鼪斑鼠也兩字皆在十九青部玉篇鼮公熒切斑鼠

也舲力令切舸爲艑亦作舸白香山游悟眞寺詩舸舲上不得豈我能攀援是也古人以鳳鬚製筆故筆有舸舲之稱或作蜩蛉然字書本無蜩字也朱錫鬯作曹侍郎挽詩云硯憐鶺鴒濶筆冒蜩蛉地誤蜩爲蚼蚼即蠁字說文知聲蟲也恐無與舸通用之理

三橋

朱錫鬯風懷詩路豈三橋阻所還六扇虧上句用李商隱明日詩誰言整雙履便是隔三橋也注家不能引

踳與蹖異

說文舛或作踳踳从春春舛聲相近故有舛音古書舛駮字

多作踏又廣韻三鍾部有踏字蹋也書容切踏从舂踏从舂音義迴殊朱錫鬯齋中讀書詩漢士守一經其義或駮踏眞儒起北海卓哉鄭司農似誤仞爲一字

辨邵堯夫水火土石

沈作喆寓簡謂五行者經世之用亂歲時行氣運不可闕一邵堯夫皇極經世用揚雄之四數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爲不合于古朱錫鬯齋中讀書詩第四首云奈何洛下儒侮聖不知懼用三去其二變一成百悟盍用沈氏說注家未有引此者

查初白

直初白贈湯西屋詩敢擬微之並樂天才名官職兩殊懸只餘一事差相似恰比先生老七年自注謂樂天長于微之七歲按唐詩紀事云樂天生于代宗大歷七年壬子微之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少樂天八歲非七歲也

文選

李陵答蘇武書東坡譏爲齊梁人作然劉知幾已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矣予謂魏晉人喜僞造文字如王肅之家語梅賾之古文尚書汲郡之紀年不一而足此書當是魏晉初高手爲之齊梁人不能辦也太史公報任安書不敢言漢待功臣之薄此篇於韓彭周魏李廣諸人

之狂痛切言之示誡後代昭明采而錄之非無謂也
梁世崇尚浮屠一時名流詩文大半傚佛之作昭明一槩不
取唯錄王簡棲頭陀寺一篇以備斯體簡棲名位素卑不為
當時所重而特取之明非勝流所措意也此等識見遠出後
世詞人之上

御覽載孔融語

孔融為北海相告高密縣為鄭康成特立一鄉名鄭公鄉其
推許甚至而太平御覽載融與諸卿書云鄭康成多臆說人
見其名學為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
文近為妄矣若子所執以為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

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見御覽卷六百八予謂此必非孔文舉之言殆魏晉以後習王肅學者僞託耳晉荀勗中經薄始有四部之分文舉漢人安得稱四部書且鄭君注三禮初無麒麟皮冒鼓之說也范蔚宗書及章懷注皆無此語不可執無稽之談以誣盛德

庾闡揚都賦

庾闡字仲初晉給事中領著作作揚都賦爲世所重見晉書文苑傳張守節史記正義說三江引庾仲初揚都賦注蓋賦成又自爲注謝康樂山居賦有注殆取仲初之例乎蔡仲默書集傳仍庾爲唐又以揚都爲吳都固失之不攷胡朏明以

原某之嘗之亦未讀首尋矣

范縝神滅論

齊梁文人多好佛劉彥和序文心雕龍自言夢見宣尼而晚節出家名慧地可謂咄咄怪事顏之推累世儒家而家訓歸心一篇見譏後代范子真神滅論其中流之砥柱乎

文筆

劉彥和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總術篇按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任昉傳尤長載筆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沈詩任筆殷璠云歷代詞人詩

筆雙美者鮮矣杜牧之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

庾子山賦

古人文字不以重複為嫌庾信哀江南賦杜元凱兩見陸士衡一見陸機兩見班超兩見白馬三見西河兩見驪山兩見七葉兩見暮齒兩見秦庭金陵南陽釣臺七澤全節諸侯荒谷皆兩見

求深思於五難本無情於急難一段之中重押難字

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上句用韓信事下句用伍子胥事顧亭林謂漂當作溧溧渚即瀨渚亦用子胥事謂子

山由金陵赴楚深水非經過之地不應述用子胥事且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爲深也

傅奕詆浮圖法

唐傅奕上疏詆浮圖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沙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及苻石僭亂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此韓退之佛骨表之藍本也

陋室銘

崔沔嘗作陋室銘在劉禹錫之前李德裕有秋聲賦在歐陽公之前梁元帝金樓子有一條云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談者多誤動形言色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宋子京喜韓柳文

宋子京好韓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書於韓傳載進學解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祭鱷魚文四篇藩鎮傳載平淮西碑陳京傳載禘祫議孝友傳載復讎議許遠傳載張中丞傳後序李渤傳載愈所與書張籍傳載愈答書甄濟傳載愈答元微之

書韋丹石洪傳亦皆取愈所撰墓誌也於柳傳載與蕭翰林俛許京兆孟容書貞符懲咎賦四篇孝友傳載駮復讐議孝門銘宗室傳載封建論貞行傳載與何蕃傳段秀實傳亦采宗元逸事狀增益之趙宏智傳附矜事亦采宗元所撰墓誌也

原道

原道二字出淮南原道訓劉氏文心雕龍亦有原道篇老氏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云大道廢有仁義所謂去仁與義言之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

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合仁與義言之也退之原道一篇與孟子言仁義同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二語勝于宋儒

諱辨

諱辨一篇引二名嫌名律最明白而舊唐書譏之然細讀此文亦多可議呂后名雉雉在上聲旨部不與治同音治有兩讀一平聲直之切一去聲直吏切非上聲也且其字爲高宗諱即云元和之世親盡不避於義終未安曾子之父名點不名晳杜操字伯度後人避魏武諱追改見資暇集杜與度亦不同音

河間傳

漢書原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柳子厚河間傳葢本於此而詞太褻此等文不作可也

古人文字不宜學

李翱述其大父事狀題云皇祖實錄當時不以爲怪若施之後代則犯大不韙矣唐宋人碑誌稱其父曰皇考歐陽公瀧岡阡表亦稱其父皇考宋徽宗始禁止之南宋以後遂無敢用者好古之士當隨時變通所謂禮從宜也

文集須良友刪削

白樂天云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

曾王晚年異趣

王安石韓子詩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李壁注云觀公此詩尚謂退之未識道眞也予在臨川聞之曾氏子弟識南豐語云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老子未見非耳識其非人太多也如李季章說是南豐亦不滿于安石也安石與子固交最厚及居相位

未嘗引居要職知其晚年與趣矣大抵好詆毀人者必非忠信篤敬之士於古人且不能容況能容同時之善士乎安石心術不正即在好非議古人予因窺破此等伎倆故始啓而終疏

七大家

李紹序蘇文忠公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唯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明成化四年江西吉安府重刊大蘇七集紹爲之序紹廬陵人官禮部侍郎

老蘇族譜引

蘇明允族譜引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神堯者高祖諡也而味道非高祖朝臣唐書味道傳貶眉州刺史在中宗之世則神堯殆神龍之誤歟老蘇以古文名家自述先世不應差誤或傳刻失之也味道相武后有模棱之譏然劉夢得言宋廣平在下僚以梅花賦投蘇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其推獎後進有過人者宜其後裔多文人也

東坡跋語誤

東坡跋晉桓溫書云捋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常早一報此桓元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常有數百

本也按桓溫所云蜀平謂滅李勢也譙縱之平在安帝義熙中不與桓溫同時此東坡記憶之誤

喜雨亭記

喜雨亭記末皆韻語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子與有韻從古首也天子曰不歸之造物物與不韻韻不爲非從㕓韻也俗本不下多然字蓋淺人妄增

東坡學韓柳

表忠觀碑仿子厚義門銘也萬石君羅文傳仿退之毛穎傳也菼公堂記用子厚郭槖駝傳之意而變其面目

父子共一碑

石元懿公熙載與其子文定公中立同一碑其文蘇魏公所爲也陸務觀撰詹朝奉靖之墓表兼述其子長民事蓋用石家故事

歸震川

歸震川文集後附王文肅錫爵所撰墓誌予初讀之歎其波瀾意度頗與熙甫相近後讀唐叔達集有此文知爲叔達代作叔達父名欽堯震川高弟其淵源有自矣

顧寧人

顧寧人文集初印本有讀隋書一篇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寧人手鈔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仍爲顧作

乃以讀隋書爲題收入集中今本無此篇以它文易之則大耕已覺其謬矣

開化寺碑

朱錫鬯開化寺碑一刻于竹垞文類再刻于曝書亭集而陸清獻三魚堂集亦載此文蓋清獻愛其文鈔置篋笥其後門下士編次文集誤仍爲清獻作

四六

駢儷之文宋人或謂之四六謝伋字景思四六談麈王銍字性之四六話是也攷文心雕龍章句篇有云筆句無常而字有常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

權節也則粱時文筆已多用四字六字矣

文人避家諱

古人重家諱太史公父名談故改談爲同取其聲相近也司馬溫公父諱池每與韓持國書改持爲秉取其義相近然禮不諱嫌名池直離切持直之切又非同部雖不避無妨也眉山蘇氏諱序故呼允文改序爲引東坡不爲人作序或改用敘字

題諱塡諱

彭王傳徐浩碑浩次子峴所書碑末有表姪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十二字題諱卽今人所云塡諱也周益公跋初寮

王左丞贈曾祖詩末題通直郎田椽塡諱是宋人已稱塡諱矣元刻麻衣子神字銘孛逖爵翀撰二子孛逖爵遂書南陽貢士李珩塡諱正用徐覗之例孛术爵三字姓也石刻术作逖諱首無定字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七

嘉定錢大昕

圓徑周率

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率以圓徑一億爲一丈圓周盈數三（刻本作二誤）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閒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冪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隋書）

律標志西洋人割圓以六宗三要之說窮極幼眇所得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正在沖之所定盈朒二數之間世闇古今地分中外而布算若合符節用以步天宜若確乎不可易矣予族子江寧教授唐號瀣學獨疑之謂圓周曲線也圓徑直線也以各等邊線用句股法取其弦遞析之愈析愈細終無合為一線之理則所謂密率者猶未密也今試以木製大圓輪其徑一丈以長竹篾刻尺寸分秒度之得實周三丈一尺六寸有奇乃知沖之密率猶失之弱蓋以直求曲勢必不能密合非算之不精於理有未盡也昨元和李生銳字尚之告予云秦九韶數學九章卷三環田三積開術以圓徑自乘進位

爲實開平方得周設徑一億依術推之得周三億一千六百二十二萬七千七百六十六奇與微率之說合則古人已有先覺者

王深寧引九章有誤

王深寧引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見困學紀聞卷十九按九章方程篇云今有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而處衡適平王氏所引不特文句有異以算求之亦不合

夕桀

周禮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何股釋文謂夕桀

二字非鄭注後人附益也久案未詳何義疑是互乘之譌

六壬推行年

六壬起行年法男子從寅順行女子從申逆行按說文元氣始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為夫婦褱妊於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則行年之說由來古矣

六壬十二神

論衡難歲篇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案此十二神六壬家所用論衡雖引其說而未悉數其名登明亥也從魁酉也寅為功曹

亦見論衡遭虎篇

六壬家又有貴人螣蛇朱雀六合句陳青龍天空白虎太常元武太陰天后十二神分布十二方位及論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不詳列十二之名當與六壬家不異

太一

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

天一家

褚先生云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

日可堪輿家日不可建除家日不吉叢辰家日大凶歷家日小凶天人家日小吉太乙家日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日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按天人家不見于漢藝文志當是天一之譌漢志五行三十一家天一六卷蓋其一也

算盤

古人布算以籌今用算盤以木爲珠不知何人所造亦未審起于何代案陶南村輟耕錄有走盤珠算盤珠之喻則元代已有之矣

蓋天

古之言天者有蓋天宣夜渾天三家宣夜之學久失其傳周

謂周髀天之術也其書出於周公商高所授乃算術之最古者自揚子雲著論抑蓋申渾其後蔡邕葛洪之徒咸宗其說而蓋天之義久置不講近世歐邏巴人入中國製器有渾蓋通憲之名而後步天家知蓋之不殊於渾而平儀之用視渾儀尤簡而易曉然攷之梁代崔靈恩已有渾蓋合一之論北齊信都芳亦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則古之人早有先覺者矣

九鬿

劉向九歎訊九鬿與六神注九鬿謂北斗九星也按說文無鬿字當爲魁之譌古書斗爲升與斤相似因誤爲鬿并讀如

斯音失其義矣北斗九星魁居其首故有九魁之稱

河圖闓苞受

續漢書天文志云黃帝始受河圖鬭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王伯厚謂鬭苞似是人名氏案文選李善注引河圖闓苞受曰帝感苗裔出應期闓苞受蓋河圖篇名漢志誤闓為鬭非人名也授與受通

霜月

韓勑造禮器碑云靑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說金石者不曉霜月為何語予謂霜月者相月也爾雅釋天篇七月為相

咸池

西嶽華山亭碑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按淮南天文訓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歲在子卯午酉則歲所直之月正當咸池之位如卯年卯月咸池在卯午年午月咸池在午酉年酉月咸池在酉子年子月咸池在子故名曰咸池也咸池大歲與斗杓小歲相對洪氏隸釋引作大歲誤也洪氏又引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奎婁胃昴畢觜參揭之敦牂歲歲星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東方爲三宿在西宮之中而歲星以午年舍其分故以咸池爲名此則誤會史記之意史記所謂歲陰在午星居酉者謂太陰在午非太歲在午也若太歲在午則歲星

當以五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東方與咸池無涉矣

太陰

漢初多以太陰紀歲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之類皆謂太陰非太歲也淮南又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四仲謂子午卯酉也四鉤謂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也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是爲四仲行三宿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星舍奎

婁太陰在未歲星舍觜觿參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是爲四鉤行二宿此在淮南書信而有徵者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云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二宿史記正義引晉灼說亦同本據淮南之文而改太陰爲太歲則失淮南之旨蓋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左右行不同而常相應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元枵則太歲必在丑推之十二辰皆然也今云歲星舍斗牽牛是星紀之次也太歲當在子而却云在寅歲星舍須女虛危是元枵之次也太歲當在丑而却云在卯是淮南所

云太陰非卽太歲矣如果太歲在寅則歲星當舍營室東壁不當在斗牽牛果太歲在卯則歲星當舍奎婁不當在須女虛危也淮南雖不言太歲而卽歲星以見太歲此古人舉一反三之例也太史公天官書多承淮南之文唯改太陰爲歲陰其說歲星晨出之月與淮南常差兩月一舉夏正一用天正似異而實同太史公亦以歲陰紀年如太初元年閼逢攝提格其明證矣自太初改憲以後劉子駿三統術但有推太歲所在法別無言太陰者蓋疇人子弟失其傳已非一日班氏天文志雖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爲太歲不復言太陰是東漢人已不知太陰太歲之有別矣晉灼晉人宜其仍太陰

爲太歲也

漢志言歲星晨出東方之宿兼取石氏甘氏太初三家其云石氏者大約與史公同而與太初常差兩次甘石以太陰紀年太初以太歲紀年兩家本不能强合班氏昧于太陰太歲之别乃謂甘氏太初所以不同者以星贏縮在前各據後所見也不知歲星每一年而行一次卽有贏縮斷無差至兩次之理甘石之不同可以贏縮解之豈可例諸太初乎

六秝

古秝存於漢者有六家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是也祖沖之言古之六秝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

年輒差一日古秝課今其甚疎者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是推之古秝之作皆在漢周末理不得遠且却較春秋朔並先天則非三代以前明矣書正義古時眞秝遭戰國及秦而亾漢存六秝雖于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詩正義云今世有周秝魯秝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攷日食之法而年月往往參差

歲星超辰

古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是爲超辰之率漢以後歲星之行漸速如王莽傳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始建國八年（即天鳳三年）歲躔星紀天鳳七年（即地皇元年）歲在大

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此漢史所記也三國志注載博士蘇林董巴上表稱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攷地皇元年庚辰至建安五年庚辰僅一百八十年以古超辰率計之建安元年丙子歲星但當在元枵耳今乃越諏訾降婁而至大梁則是百八十年之間歲星已超三辰也歲星之行不能與太歲相應而太歲亦無超辰之率蓋起于東漢至今因之

置閏

古法用平朔率三十二月而一閏閏有相距三十三月者唐宋以來皆用定朔則或相距至三十四月如宋祥符乙卯歲閏六月至天禧戊午閏四月是也今時憲書用定氣每氣修短閏時不等由是置閏近者相距或二十八月（如乾隆丙寅閏三月戊辰閏七月）遠者相距或三十五月（如雍正甲辰閏四月丁未閏三月）而正月十一月十二月亦從未置閏以乾隆戊戌年時憲書攷之此六十年中閏四月者四閏五月者四閏六月者四閏七月者三閏九月者二閏十月者一閏二月者一

二十四時

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為二曰初曰正是為二十四小時

而遁擇家以子初爲壬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艮時卯初爲甲時辰初爲乙時巳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未初爲丁時申初爲坤時酉初爲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今時憲書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卯酉子午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予在都門游法源寺見遼舍利函記後題甲時又於戒壇寺見遼法均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其一題庚時一題坤時潭柘寺見金了公禪師塔銘亦題庚時蓋遼金石刻多用斯語武虛谷撰授堂題跋載西嶽題名有天禧四年某月日巳後午前丙時豎立又北嶽廟有大中祥符五年題名云閏十月二十五日卯後四刻乙時是宋石刻亦有之

後讀舊唐書呂才傳言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

則隋唐以前已有此稱又攷晉書載魏太史令許光議黃初二年六月加時未日蝕黃初以爲加辛强又二年七月日加壬月景蝕（景即丙字避唐諱改）是以干命時之證也又云三年正月加時申北日蝕十一月加時酉南維日蝕言申北言西南維而不言坤則知以乾坤艮巽代四維魏晉以前未有此稱矣

夜子時

宋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時立春洪文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爲首今旣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誤（見賓退錄）宋史歷志不載其事是文敏有此議而廟堂未之行也頃見寶祐四年會天歷是歲立夏四月

三日甲子其夜子初二刻則子初系前一日終宋世未嘗改易元明至今猶承其舊洪氏於推步本非專門輒譏太史為誤非也

回回算術

明史載回回歷法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宮十二（每宮三十度）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每時六十分）刻九十六（每刻十五分）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為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戴東原曰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是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餘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萬萬乘三十一滿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

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此是回回舊法明季西洋人弟谷測春分時刻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十五通二十三刻納三分再以六十通之納四十九秒共二萬九百二十五秒是爲八萬六千四百分日之二萬九百二十五也以萬萬乘之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乃知弟谷所定歲實雖云測驗得之實暗用回回法耳

國朝時憲書初用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與弟谷所定同乾隆間更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比前率稍強

回回歷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所謂太陰年也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月閏十一日凡月分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以次相間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日凡三百五十四日遇月分有閏之年於第十二月增一日凡三百五十五日按月周一大一小相間又三十年而閏十一日是每月二十九日有半又贏三百六十分之十一也

十干配合

十干配合之說本於易繫辭及春秋左氏傳而漢書五行志衍其義尤詳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然則水

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地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左氏昭八年傳文今按水一爲火二牡者壬與丁合也天一壬水地二丁火木三爲土十牡者甲與己合也天三甲木地十己土土五爲水六牡者戊與癸合也天五戊土地六癸水火七爲金四牡者丙與辛合也天七丙火地四辛金金九爲木八牡者庚與乙合也天九庚金地八乙木

刑德

翼氏風角云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刑在亥水刑在辰今本漢書翼奉傳注兩刑字皆作利傳寫之譌也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

刑於酉按亥辰午酉今人所謂自刑也木生亥壯于卯窮于未木落歸本故木刑于亥水生於申壯于子窮于辰水流歸末故水刑于辰火生于寅壯于午窮于戌金生于巳壯于酉窮于丑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也古法巳亥寅申為四孟亥為自刑則寅巳申相刑故曰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也子午卯酉為四仲午酉皆為自刑則子卯相刑故曰子刑卯卯刑子也辰戌丑未為四季辰為自刑則丑戌未相刑故曰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也

河戒本河戉之譌

史記天官書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漢書天文

志鉞作戉今刊本作戍誤志又云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今本戍作戌亦轉寫之譌蓋戍星在南北河之閒故曰河戍南戍卽南河北戍卽北河也天官書星茀于河戒戒亦戍之譌小司馬引漢志星孛于河戒其占曰南戒爲越門北戒爲胡門則并漢志戍亦誤改爲戒矣唐一行大衍術議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蓋由誤讀史漢後人又承一行之誤而南北戒之說牢不可破眞所謂郢書燕說也小司馬氏張氏皆與一行同時習聞其說故索隱正義多用戒字

竃父

今人稱竃神曰竃母古人則稱竃父管輅別傳云天昨檄召

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

雷公

論衡雷虛篇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王逸注招魂云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

大將軍

隋李康清德頌後題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歐陽公謂大將軍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吳仁傑以為節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為太陰者抱朴書有諸臯太陰將軍之

稱碑用其說見兩漢刊誤補遺予謂仁傑强作解事於方術本未究心其言絕無根據案堪輿家大將軍居子卯午酉四正方三年一徙十二年而一周亥子丑歲在酉寅卯辰歲在子巳午未歲在卯申酉戌歲在午與太陰之順行十二辰者迥不相合唯寅申巳亥四年偶與太陰相值吳氏欲以附會太陰將軍之名甚不然矣周公謹亦主太陰將軍之說與吳仁傑同

孤虛

史記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龜策傳裴駰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

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吳越春秋計硯日孤虛謂天門地戶也與裴說似異

歸忌

陰陽書秝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後漢書郭躬傳注

反支

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

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後漢書王符傳注

奇門

奇門之式古人謂之遁甲卽易八卦方位加以中央與乾鑿度太一下行九宮之法相合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召博士衛平語所夢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云云此遁甲式也日在牽牛冬至之候蓋冬至後壬子日庚子時子爲夜半爲陽遁第一局甲午爲旬首在巽宮杜門爲直使時加子子爲元武故云介蟲先見也規矩權衡謂坎離震兌四正之位漢書

魏相傳東方之神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執權司冬是其義也加以四維故云八卦相望也

九宮之神

九宮之神一天蓬二天芮三天衝四天輔五天禽六天心七天柱八天任九天英按素問刺法論岐伯曰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土欲升而天衝窒抑之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水欲升而天內窒抑之注云天柱金正之宮天蓬水正之宮天衝木正之宮天英火正之宮天內土神之應宮也抱朴子內篇引遁甲中經云欲求道以天內日天

丙時勃鬼魅施符書以天爲日天禽時天丙卽天芮也然則九星之名由來古矣

六壬

六壬之占載於正史者晉書載洋傳咸康五年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象不敢進武昌也案六壬式以月將加所得時視干支所加神以決休咎十月月將在寅日躔之次謂之月將十月建亥日躔析木爲寅位也寅爲功曹夜半爲子時以寅加子故

以寅子決賊之衆寡於占例甲巳子午數九乙庚丑未數八丙辛寅申數七丁壬卯酉數六戊癸辰戌數五巳亥數四故云寅數七子數九隋書庚季才稱甲數九子數又九十干寄位於支未為丁寄位酉為從魁加於丁丁火剋酉金故云下剋上甲申旬空午未丁亥在甲申旬中丁在未位故云有空亡之事也古法有日辰四課而無三傳史但云洋詣風角亦不稱六壬

天乙　酉丁　戌天后　亥太陰　子元武　丑太常

太陰　亥酉　酉天乙　寅白虎

太常　丑亥　申螣蛇　卯天空

天空　卯丑　未朱雀　午六合　巳句陳　辰青龍

隋書經籍志五行類有六壬式經雜占九卷梁有六壬式經三卷亡六壬釋兆六卷六壬之名始見於此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七終